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一四回 忍饑挨餓進廟殺僧 少水無茶開門揖盜

且說蔣平進了柴扉一看，卻是三間茅屋，兩明間有磨與屨板羅格等物，果然是個豆腐房。蔣平將濕衣脫下，擰了一擰，然後抖晾。這老丈先燒了一碗熱水，遞與蔣平。蔣平喝了幾口，方問道：「老丈貴姓？」老丈道：「小老兒姓尹，以賣豆腐為生。膝下並無兒女，有個老伴兒。就在這裡居住。請問客官貴姓，要往何處去呢？」蔣平道：「小可姓蔣，要上柳家莊找個相知，不知此處離那裡還有多遠？」老丈道：「算來不足四□里之遙。」說話間，將壁燈點上。見蔣平抖晾衣服，即回身取了一捆柴草來，道：「客官就在那邊空地上將柴草引著，又向火，又烘衣，只是小心些就是了。」蔣平深深謝了，道：「老丈放心。小可是曉得的。」尹老兒道：「老漢動轉一天也覺乏了。客官烘乾衣服也就歇息吧，怨老漢不陪了。」蔣平道：「老丈但請尊便。」尹老兒便向裡屋去了。蔣平這裡向火烘衣，及至衣服快乾，身體暖和，心裡卻透出餓來了，暗道：「自我打尖後只顧走路，途中再加上雨淋，竟把餓忘了。說不得只好忍一夜罷了。」便將破牀擰了擰，倒下頭，心裡想著要睡。那知肚子不作勁兒，一陣陣咕嚕嚕的亂響，鬧的心裡不得主意，突突突的亂跳起來，自己暗道：「不好。索性不睡的好。」將壁燈剔了一剔，悄悄開了屋門，來到院內。仰面一看，見滿天星斗，原來雨住天晴。正在仰望之間，耳內只聽乒乒兵兵猶如打鐵一般，再細聽時，卻是兵刃交架的聲音，心內不由的一動，思付道：「這樣荒僻去處，如何會夜比武呢？倒要看看。」登時把餓也忘了，縱身跳出土牆，順著聲音一聽，恰好就在那邊廟內，急急緊行幾步，從廟後越牆而過。見那邊屋內燈光明亮，有個婦人啼哭，連忙挨身而入。

婦人一見，嚇的驚慌失色。蔣爺道：「那婦人休要害怕，快些說明，為何事來，俺好救你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小婦人姚王氏，只因與兄弟回娘家探望，途中遇雨，在這廟外山門下避雨，被僧人開門看見，將我等讓到前面禪堂。剛坐下，又有人擊戶，也是前來避雨的，僧人道：『前面禪堂男女不便。』就將我等讓在這裡。誰知這僧人不懷好意，到了一更之後，提了利刃進來時，先將我兄弟踢倒，捆縛起來，就要逼勒於我。是小婦人著急喊叫，僧人道：『你別嚷！俺先結果了前面那人，回來再合你算帳。』因此提了利刃，他就與前面那人殺起來了。望乞爺爺搭救搭救。」蔣爺道：「你不必害怕。待俺幫那人去。」說罷，回身見那邊立著一根門鬥，拿在手中，趕到跟前。見一大漢左右躲閃，已不抵敵；再看和尚，上下翻騰，堪稱對手。蔣爺不慌不忙將門鬥端了個四平，彷彿使槍一般，對準那僧人的脅下，一言不發盡力的一戳，那僧人只顧趕殺那人，那知他身後有人戳他呢。冷不防覺得左脅痛徹心髓，翻筋斗栽倒塵埃。前面那人見僧人栽倒，趕上一步，抬腳往下一踩。只聽的拍的一聲，僧人的臉上已然著重，這僧人好苦，臨死之前，先挨一戳，後挨一踩。「哎喲」一聲，手一掣煞，刀已落地。蔣爺撤了門鬥，趕上前來，搶刀在手，往下一落。這和尚頓時了帳。歎他身入空門，只因一念之差，枉自送了性命。

且說那人見蔣平殺了和尚，連忙過來施禮，道：「若不虧恩公搭救，某險些兒喪有僧人之手。請問尊駕大名？」蔣平道：「俺姓蔣名平。足下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哎呀！原來是老四爺麼。小人龍濤。」說罷，拜將下去。蔣四爺連忙攙起，問道：「龍兄為何到此？」龍濤道：「自從拿了花蝶與兄長報仇，後來回轉本縣繳了回批，便將捕快告退不當，躲了官的轄制，自己務了農業，甚是清閒。只因小人有個姑母別了三年，今日特來探望。不料途中遇雨，到此廟投宿。忽聽後面聲嚷救人，正欲看視，不想這個惡僧反來尋找小人，與他對壘。不料將刀磕飛。可惡，僧人好狠，連擄幾刀，皆被我躲過。正在危急。若不虧四老爺前來，性命必然難保，實屬再生之德。」蔣平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我且到後面，救那男女二人要緊。」

蔣平提了那僧人的刀在前，龍濤在後跟隨，來到後面，先將那男人釋放，姚王氏也就出來叩謝。龍濤問道：「這男女二人是誰？」蔣爺道：「他是姊弟二人，原要回娘家探望，也因避雨，誤被惡僧誑進。方才我已問過，乃是姚王氏。」龍濤道：「俺且問你，你丈夫他可叫姚猛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正是。」龍濤道：「你婆婆可是龍氏麼？」婦人道：「益發是了。不幸婆婆已於去年亡故了。」龍濤聽說他婆婆亡故了，不覺放聲大哭，道：「哎呀！我那姑母呀！何得一別三年，就作了故人了。」姚王氏聽如此說，方細看了一番，猛然想起道：「你敢是表兄龍濤哥哥麼？」龍濤此時哭的說不上話來，止於點頭而已，姚王氏也就哭了。蔣爺見他等認了親戚，便勸龍濤止住哭聲。龍濤便問道：「表弟近來可好？」敘了多少話語。龍濤又對蔣爺謝了，道：「不料四老爺救了小人並且救人小人的親眷，如此恩德，何以答報！」蔣爺道：「你我至契好友，何出此言。龍兄，你且同我來。」

龍濤不知何事，跟著蔣爺，左尋右找，到了廚房。現成的燈燭，仔細看時，不但菜蔬饅首，而且有一瓶好燒酒。蔣爺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我實對龍兄說吧，我還沒吃飯呢。」龍濤道：「我也覺得餓了。」蔣爺道：「來吧，來吧，咱們搬著走。大約他姐幾兩個也未必吃飯呢。」龍濤見那邊有個方盤，就拿出那當日賣煎餅的本事來了，端了一方盤。蔣爺提了酒瓶，拿了酒杯碗碟筷子等，一同來到後面。他姐幾兩個果然未進飲食，卻不喝酒，就拿了菜蔬點心在屋內吃。蔣爺與龍濤在外間，一壁飲酒，一壁敘話。龍濤便問蔣爺何往。蔣爺便敘述已往情由，如今要收伏鍾雄，特到柳家莊找柳青要斷魂香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龍濤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眾位爺們俱在陳起望。不知有用小人處沒有？」蔣爺道：「你不必問哪。明日送了令親去，你就到陳起望去就是了。」龍濤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還有個主意。我這表弟姚猛，身量魁梧，與我不差上下，他不過年輕些。明日我與他同去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那更好了。到了那裡，丁二爺你是認得的，就說咱們遇著了。還有一宗，你告訴了二爺，就求陸大爺寫一封薦書，你二人直奔水寨，投在水寨之內。現有南北二俠，再無有不收錄的。」龍濤聽了，甚是歡喜。

二人飲酒多時，聽了聽已有雞鳴，蔣平道：「你們在此等候我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出了屋子，仍然越過後牆，到了尹老兒家內。又越了土牆，悄悄來到屋內。見那壁上燈點的半明不滅的，從新剔了一剔，故意的咳嗽，將尹老兒驚醒，伸腰欠口，道：「天是時候了。該磨豆腐了。」說罷，起來，出了裡屋，見蔣爺在牀上坐著，便問道：「客官起來的恁早？想是夜靜有些寒涼。」蔣平道：「此屋還暖和。多承老丈掛心。天已不早了，小可要趕路了。」尹老幾道：「何必忙呢？等著熱熱的喝碗漿，暖暖寒，再去不遲。」蔣爺道：「多承美意，改日叨擾吧。小可還有要緊事呢。」說著話，披上衣服，從兜肚中摸出一塊銀子，足有二兩重，道：「老丈，些須薄禮，望乞笑納。」老丈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客官在此屈尊一夜，費了老漢什麼，如何破費許多呢？小老兒是不敢受的。」蔣爺道：「老丈體要過謙。難得你一片好心。再要推讓，反覺得不誠實了。」說著話，便掖在尹老兒袖內。尹老兒還要說話，蔣爺已走到院內，只得謝了又謝，送出柴扉。彼此執手，那尹老兒還要說話，見蔣爺已走出數步，只得回去，掩上柴扉。

蔣爺仍然越牆進廟。龍濤便問：「上何方去了？」蔣平將尹老兒留住的話說了一遍。龍濤點頭，道：「四老爺作事真個週到。」蔣平道：「咱們也該走了。龍兄送了令親之後，便與令表弟同赴陳起望便了。」龍濤答應。四人來到山門。蔣爺輕輕開了山門，往外望了一望，悄悄道：「你三人快些去吧。我還要關好山門，仍從後面而去。」龍濤點頭，帶領著姊弟二人揚長去了。

蔣爺仍將山門閉妥，又到後面檢點了一番，就擱下這沒頭腦的事兒讓地面官辦去，他仍從後牆跳出，溜之乎也。一路觀看風景，走了二□餘里，打了早尖。及至到了柳家莊，日將西斜，自己暗暗道：「這末早到那裡作什麼，且找個僻靜的酒肆沽飲幾杯。知他那裡如何款待呢？別象昨晚餓的抓耳撓腮。若不虧那該死的和尚預備下，我如何能夠吃到□二分。」心裡想著，早見有個村居酒市，彷彿當初大夫居一般，便進去，揀了座頭坐下。酒保兒卻是個少年人，暖了酒。蔣爺慢慢消飲，暗聽別的座上三三兩兩，講論柳員外，這七天的經饑費用了不少。也有說他為朋友盡情，真正難得的；也有說他家內充足，耗財買臉兒的；又有那窮小子苦混混兒說：「可惜了兒的！交朋友不過是了就是了。人在人情在，那裡犯的上呢。若把這七天費用幫了苦哈哈，包管夠過一輩子的。」蔣爺聽了暗笑，酒飲夠了，又吃了些飯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會了錢鈔，離了村居，來到柳青門首，已然掌燈。連忙擊戶。

只見裡面出來了個蒼頭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蔣爺道：「是我，你家員外可在家麼？」蒼頭將蔣爺上下打量一番，道：「俺家員外在家等賊呢。請問尊駕貴姓？」蔣爺聽了蒼頭之言，有此語辣，只得答道：「我姓蔣，特來拜望。」蒼頭道：「原來是賊爺到

了。請少待。」轉身進去。蔣爺知道這是柳青吩咐過了，毫不介意，只得等候。

不多時，只見柳青便衣便帽出來，執手道：「姓蔣的，你竟來了！也就好大膽呢！」蔣平道：「劣兄既與賢弟定准日期，劣兄若不來，豈不叫賢弟果等麼？」柳青說：「且不要論兄弟。你未免過於不自量了。你既來了，只好叫你進來。」說罷，也不謙讓，自己卻先進來。蔣爺聽了此話，見此光景，只得忍耐。剛要舉步，只見柳青轉身奉了一揖，道：「我這一揖你可明白？」蔣爺笑道：「你不過是『開門揖盜』罷了，有甚難解。」柳青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說著便引到西廂房內。蔣爺進了西廂房一看，好樣兒，三間一通連，除了一盞孤燈，一無所有，止於迎門一張牀，別無他物。蔣爺暗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只聽柳青道：「姓蔣的，今日你既來了，我要把話說明了。你就在這屋內居住，我在對面東屋內等你。除了你我，再無第三人，所有我的僕婦人等早已吩咐過了，全叫他們迴避。就是前次那枝簪子，你要偷到手內，你便隔窗兒叫一聲，說『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。』我在那屋裡在頭上一摸，果然不見了，這是你的能為。不但偷了來，還要送回去，再遲一回，你能夠送去，還是隔窗叫一聲：『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還了你了。』我在屋內向頭上一摸，果然又有了。若是能夠如此，不但你我還是照舊的弟兄，而且甘心佩服，就是叫我赴湯蹈火我也是情願的。」蔣爺點頭，笑道：「就是如此。賢弟到了那時，別又後悔。」柳青道：「大丈夫說話，焉有改悔？」蔣爺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賢弟請了。」

不知果能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